

春秋比事

五

李朝北事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膳錄監生臣蔣如燕

膳錄監生臣李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比事卷十

宋 沈棐 撰

蒐狩總論

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有常禮故周制大司馬之職各以其時候農隙而講行之春秋以來干戈相尋諸侯日弊於征伐蒐狩之事雖未必盡廢然當時疆場有難朝不及夕何暇於待時王綱弛墜僭逼日甚何暇於顧禮故有師次而治兵者有踰禮而大閱者其僭分失

時殆未可盡責也

蒐

觀經書蒐者五皆在昭定之間說者謂昭八年秋蒐于
紅譏其失時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夏大蒐
于昌間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十四年秋大蒐于比
蒲蓋譏其僭禮嗚呼以是度聖人之意蓋亦淺矣必曰
五蒐所書意在明禮謹時則自隱至襄歷九君無慮數
百年豈無可譏者乎左謂紅蒐革車千乘十一年比蒲

之蒐以當齊歸之薨為非禮公羊例以為罕書穀以紅
之蒐為得正昌間之蒐諸務而用春事皆不書褒貶之
論者又謂按成元年作邱甲使邱出甲士一人以見當
時兵寡勢弱其賦役不得不感也逮襄十一年始作三
軍三家分公室以專其權民愈勞而兵威愈不振矣故
循沿以至昭定之間軍旅困弊日虞干戈雖屢舉大蒐
之禮耀威鄰國名侈實違迺所以見其弱耳是說雖未
甚合經然頗勝前說蓋嘗思而得之當昭公時國柄專

以季氏定公時國柄移於陽虎故昭公之蒐三定公之蒐二時書於春秋異於他公者聖人之意以謂當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強使國人莫敢睥睨終致於不可制馭區區錄此於簡冊者蓋傷二君之削弱而疾二臣之強橫也夫自古背叛之初其初未嘗不收攬兵權盡歸於已待其威聲迫脅足以陵轢天下是以賊君亡國敢為逆亂無復顧憚季氏之逐昭公陽虎之竊寶

器豈非以兵威自專故其流至此耶然則有國家者慎
無以兵柄與人

狩

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謂治安不忘危亂
所以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
然先王之制田必以時不妨于農殺必以禮不殄天物
故此禮一行而講武重農愛物三德備焉春秋書狩者
三惟桓四年獨書公狩于郎至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

禘則為齊人書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則為獲麟書 為
齊人書者蓋以彭生之難桓公見殞於齊莊公之與齊
侯義不戴天不能雪恥報怨迺連車結軌縱馳逐之樂
不以為醜其惡甚矣故公穀皆以為齊人者齊侯也其
稱人者公羊謂諱與讐狩穀謂卑公之敵刺不復讐而
釋怨也二說皆可取而穀梁之說最為詳明然則經於
莊書狩豈非主於齊人乎 為獲麟書者蓋孔子當周
之季傷聖王不作中國淪胥文武之道掃地而麟雖嘉

瑞出非其時是以哀傷而絕筆焉聖人之意以謂定哀之前尚冀王道之復振麟為時出猶可以為祥至定哀末年夷狄暴橫權臣僭竊世道交喪不可復興而麟方見獲不足以為瑞是重可哀而已故經於狩未有言其所獲至此獨書獲麟且絕筆也豈非主於獲麟乎至子桓公書狩于郎則地非越境禮非過時筆削之意自有深意左氏以為禮公羊以為遠夫既合於禮則春秋不書若以為遠則郎蓋魯地聖人未應重責也先儒則

以謂不時夫周之正月蓋夏之十一月則於此而狩正其時也安得為不時哉紛紛之論皆不足以盡聖人之意以桓公篡弑自立身負大惡自虞諸侯之討已每欲阻兵安忍自為威強以耀武於鄰國聲威於國人使人莫敢睥睨故經書大閱一及此郎之狩皆在桓公他無書焉然則所書之旨果可考矣

治兵大閱

作甲作軍舍軍附

古者軍制之等兵威之數講武之禮莫不有常法焉法

既一定而後肄習各以其舊簡閱各以其時無事則戢而不用有事則易為之備其可考而知者若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茂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此治以四時者也以數軍實以昭文章以明貴賤以辨等列以順少長以習威儀此講以三年者也今魯素無武守一旦國家有故始汲汲焉召而與尉省視缺之立國之不武亦概可想見矣然而春秋之義不係此也莊公之於諸兒有不戴天之仇有惡於諸侯之恥搃

不能手及凶頑以慰先靈而反朋比為惡非時動衆
以從事於素無嫌隙之宋閔忘拉幹之毒昧獨漉之
義是以聖人據事直書以見公之全乎無有人心焉
耳 成公二年作丘甲疏云此甸賦也甸出長轂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使丘出之故書杜云備
齊難暫為之以靖其國使邱出甲士一人古者九夫為
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出戎馬一疋牛三頭而無甲士
今始增之以理推之此義甚安 襄公書作三軍昭公

書舍中軍左謂季武子固請於叔孫穆子請為三軍各
征其軍穆子盟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
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使軍乘之人率
其役邑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使公家倍征之孟氏

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子弟之半

叔孫氏使盡為臣

盡子

弟以父兄歸公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

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

於公而已

經曰舍中軍卑公室公羊曰譏三卿也古者

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舍中軍貴復正也夫先王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次國而作三軍三軍亂王制也若以作而非正則舍之為是矣然當襄昭在位三家專權并吞公室其勢日甚於前安得於昭之時能為復古之事哉是則公穀之說徒泥於經文而不究當時之意也折衷論之蓋當以邱明為証雖然變古易常春秋之所甚惡故作之舍之備書於經以見上不由天子之命下出於權臣之手其衰頽弊壞至此極矣此春

秋之意也

城築總論

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春秋凡城一邑築一園時不時必詳而錄之皆譏其輕用民力也然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故經書城築雖例以示譏而必謹其時者此也請按經傳而備論之經書內城者十八城兩邑者二卿帥師城者三書築者八若隱七年

夏城中邱九年夏城郎桓五年夏城祝邱十六年冬城
向宣八年冬城平陽成四年冬城鄆九年冬城中城襄
十三年冬城防定六年冬城中城哀四年夏城西郭五
年春城毗六年春城邾瑕左氏例以時與不時為傳蓋
謂春夏秋當農之時不可城築妨民故例以為不時至
冬則農既畢無妨民事故例以為得時傳曰凡土功龍
見而畢務戒事也謂周十一月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工
之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龍至而畢則左氏立例